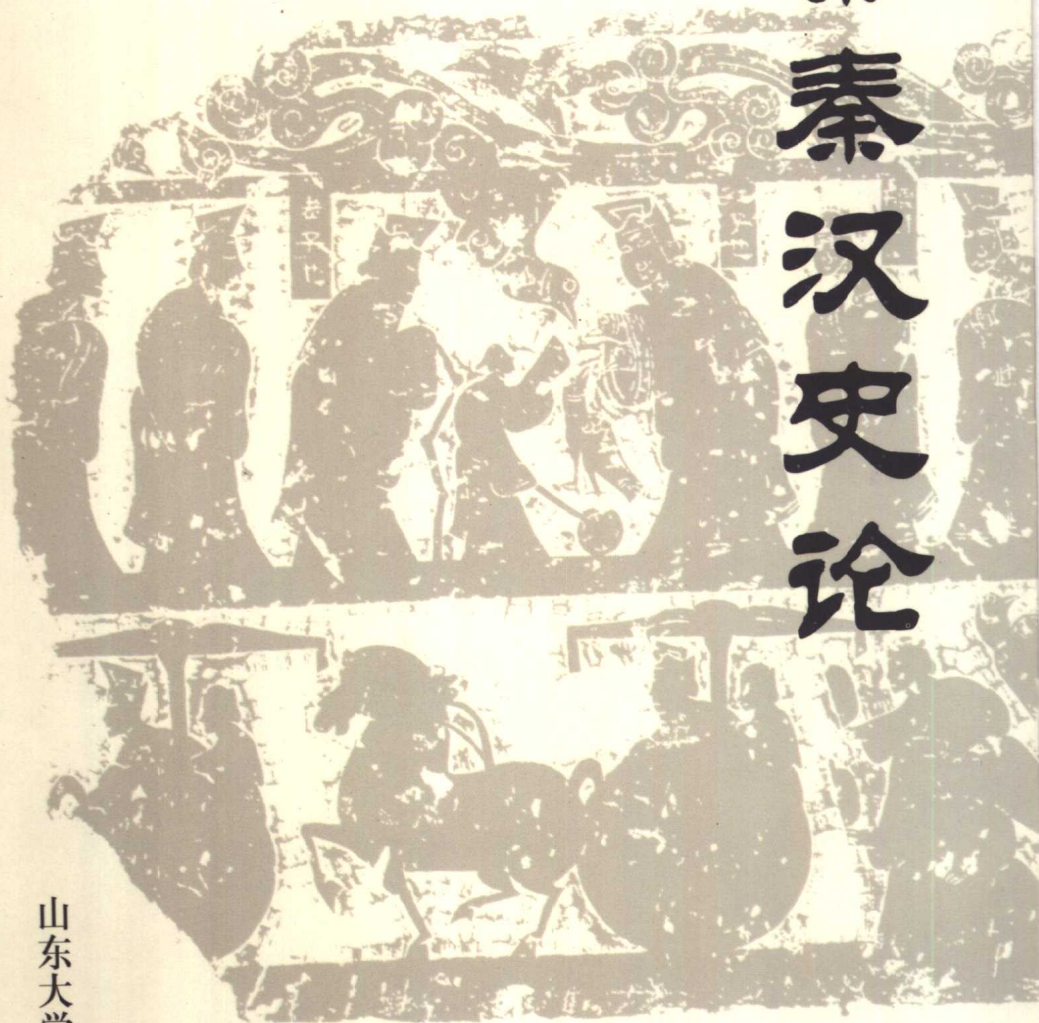


# 先秦秦汉史论

孟祥才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先秦秦汉史论

——孟祥才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秦汉史论/孟祥才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9 (2003.8 重印)

ISBN 7-5607-2348-9

I. 先…

II. 孟…

III. 中国-古代史-先秦时代~秦汉时代-研究-文集

IV. K22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833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75 印张 461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自序

收入本书的43篇论文，是我学习和研究先秦秦汉史的习作，除个别文章外，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01年，前后跨越二十四年。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这次收入论文集时，只对其中的错别字作了改正，其他一律不动。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史学的语境不断变化，理论方法出现多元化的趋向，加上个人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就使我的文章中出现某些观点前后变化、甚至互相抵牾的现象。这一点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看出来。尤其是作为学术观点，我的思考肯定有某些偏颇之处，恳切希望得到前辈、师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这次收入书中的论文尽管内容较为庞杂，但重点还是集中在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特别是思想家的研究。这一方面因为我读研究生时师从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历史的兴趣比较集中于各色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即社会思想者的命运。在研究过程中，我力图让自己的思想沉潜到每个历史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中，同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探索他们的心路历程，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诠释他们的命运与其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个人性格特点之间的关

系。最后，我希望证明的一个长期思考的观点是：虽然任何个人都不能和超越时代条件的严格制约，但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因应时代，如何面对富贵贫贱与生死荣辱。例如，当伍员、文种等人惨死在他们为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君王面前时，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并得到更高尊位的范蠡却抛爵禄如敝履，携绝代佳人西施逍遥于三江五湖、黄淮齐鲁。两汉时期几个顶尖的学问家，司马迁惨遭腐刑，刘歆、班固死于非命，而董仲舒、王充、郑康成却能有惊无险地寿终正寝。其结局如此不同，造因主要在他们自己。

我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出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读书时期经历了1957年后“左”的路线与政策的干扰，甫出校门，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困顿与挫折，待到“文革”结束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时，正届临不惑之年，已经送走了自己生命史上风华正茂的年代。因此，与老一代史学家相比，我缺乏他们深厚的功力，在学问上不啻是乞丐与龙王比宝；与年轻一代相比，我丧失了年龄优势，也就丧失了最佳年龄段对学问最迅速而有效的吸纳。所以，尽管二十多年来我已发表上百篇文章，出版了十余部著作，但自知之明告诉我，所有这一切达到的学术水准是不高的，如果我的论著对史学界的后辈有点启发，对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提供一鳞半爪的材料，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年过花甲，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已达四十年之久。回首往事，寂寞与清贫伴随，但我无怨无悔。我所以能走上史学之路并取得一点点成绩，首先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是解放了的新中国为我提供了读书的条件和机会，使我走出沂蒙，进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那神圣的学术殿堂，得以沐浴学术的灵光，得以聆听大师的教诲，得以与众多的师友探讨人生，切磋学问。其次我应该感谢我那二十多岁就守寡的母亲。是它以瘦弱的

病残之躯支撑起一个贫穷而温暖的家，并义无反顾、竭尽所能地支持唯一的儿子走上远离家乡、负笈求学之路。我还应该感谢我相伴三十多年的妻子。长期以来，是它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侍奉老人，教育子女，使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读书、研究和写作。

纵使人生百年，我也已经度过泰半。无论将来的路还有多长，我仍将在史学园地不倦耕耘，以期再贡献几株小草、几朵鲜花。

孟祥才

2001年6月16日于山东大学

# 目 录

周公天命思想初探·····	(1)
打破体系 攫取合理因素	
——关于孔子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	(15)
孔子与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30)
“忠”的观念在我国的历史演变·····	(44)
儒学的“孝论”及其现代价值·····	(56)
论范蠡·····	(67)
论吴起·····	(83)
论孙臆·····	(115)
墨子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136)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华简论·····	(147)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163)
重评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理想·····	(175)
白公胜“革命”论质疑·····	(186)
论秦刻石·····	(191)
论秦汉的迁豪、徙民政策·····	(203)
秦皇汉武异同论·····	(216)
李斯简论·····	(229)

论巴蜀在秦汉统一大业中的作用·····	(239)
功业垂千古	
——汉皇朝建国 2200 周年祭·····	(248)
论刘邦分封诸侯王·····	(258)
刘邦与汉初儒学·····	(268)
论刘邦的思想和性格·····	(276)
曹参治齐与汉初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选择·····	(291)
论西汉“霸王道杂之”统治思想的形成·····	(301)
论西汉的酷吏·····	(309)
论公孙弘·····	(323)
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	(336)
析戾太子之狱·····	(346)
扑朔迷离的赵飞燕姊妹谋杀皇子案·····	(360)
“新”皇朝的“新政”	
——漫说王莽改制·····	(371)
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	(380)
角色错位的悲剧	
——评刘歆·····	(395)
扬雄述论·····	(407)
论绿林、赤眉起义的中的“拥刘”问题	
——兼论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	(419)
论汉明帝刘庄·····	(433)
论马援的悲剧·····	(444)
王充历史观评析·····	(455)
论班固之死·····	(467)
论郑玄的“官”意识·····	(483)
儒道互补伸长统·····	(493)
评东汉的隐者群·····	(504)



评东汉的隐者群·····	(504)
论孔融的悲剧·····	(523)
论荀彧·····	(533)
附录：主要论著一览表·····	(549)

## 周公天命思想初探

周公，姓姬名旦，是西周初年一位杰出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曾协助武王兴兵伐纣，立下了汗马功劳。周朝建立的第二年，武王逝世，成王幼小，周公为摄政。此时，他肩负的是治理这个新建国家的千斤重担，面对的是十分严峻的政治形势：主少国疑，周朝奴隶主贵族内部矛盾重重，一些人怀着贪婪的野心觊觎他手中的权力；被推翻的殷朝残余在东方还有着强大的潜在势力，他们不甘失败，伺机蠢动；周朝由偏在西方一隅的小国骤然代殷而成为整个中原的主宰，百废待兴，百事待理，真正立下牢固的基础还必须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果然，武王死后不久，考验就立即降临到周公头上：周贵族“三监”与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了武装叛乱。一时烽烟滚滚，河北、山东非复周朝所有。面对这种形势，周公沉毅果决，举兵东征，血战三年，克殷践奄，消除了对周朝最大的武力威胁。之后，他营建东都洛邑，大力推行分封政策，在比殷朝更大的范围内巩固了周朝的统治。进而，他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了周朝奴隶制国家的制度和典则。他损益殷人的天命思想，提出了“敬德保民”、“明赏慎罚”的新的统治思想。七年之中，周公驾驭着周王朝这只奴隶主贵族的航船，溯激流，越险滩，冲破层层障碍，战胜重重困难，将其导入顺利发展的坦途。七年之后，周公又毅然“复子明辟”，南面称臣，把权柄交给已经成年的姬诵，表现了奴隶

主贵族的“大公”和气度。在他的治理下，周初的“成康之治”以奴隶社会的著名盛世载入了史册。此后，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周公被数以千百计的史书和诗歌以浓笔酣墨尽情地歌颂，几乎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圣人”地位。孔子因“不复梦见周公”而发出“吾衰矣”的感叹；韩愈更以周公作为中国道统史上的里程碑；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少地主阶级改革家，也往往打着周公的旗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解放以后，我国学术界虽然对周公的评价不尽一致，但不论把他的阶级属性定为奴隶主还是封建主，谁也不否认他是一个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只是在“四人帮”影射史学肆虐的日子里，周公才遭到空前的厄运。他的名字变成了反动和复辟的同义语，“周公之礼”、“周公之典”、“周公之道”更成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明枪暗箭。今天，我们不仅应该恢复周公被“四人帮”恣意歪曲的形象，而且更应该把对他的研究引向进一步的深入。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周公的事功，仅想从其天命思想的分析入手，探索一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评价周公思想，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是不多的。有人说《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但宋代的苏轼、清代的乾嘉学者及其后的不少史学家，都以确凿的证据否定了他的著作权。唯一可靠的材料是《尚书》中的有关篇章。另外，《诗经》中可以确定为周初的某些篇节、金文中的某些铭文，亦可作为旁证参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上的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以他以往时代的思想资料为出发点，按照阶级的需要和时代的制约来构筑新的思想体系。所以，思想的继承性就像斩不断的流水一样，虽然有时崎岖宛转、千回百折，但只要认真追本溯源，任何思想都可以找到继承关系。周公的天命思想明显的从殷人承袭而来，又与殷人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

周公是一个天命论者，他的天命思想是从殷人那里继承来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sup>①</sup> 在殷人那里，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因而敬帝和尊祖就合而为一了。殷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使命是代上帝行使其在人间的统治权。所以，只要得到上帝的认可，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大量出土的殷墟卜辞向人们展示了殷朝统治者的思想面貌：他们凡事问卜，把卜兆作为自己活动的重要依据。例如，“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sup>②</sup>，问年成的丰歉；“伐舌方，帝受（授）我又（佑）”<sup>③</sup>，问战争的胜负；“王作邑，帝若（诺）”<sup>④</sup>，问筑城的吉凶；等等。因而，沟通人神关系的巫、祝、卜、史在殷王朝也就成为权力显赫的官员。殷朝统治者不太讲究怀柔政策，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用棍棒和斧钺驱赶奴隶从事非人的劳动，以及把他们像牲畜一样地赶上神圣的祭坛和埋入墓坑。由于经常的征战保证了奴隶较为充足的来源，在殷人那里的确看不见从任何角度出发的对奴隶的爱护。到纣王统治时期，阶级矛盾已激化到极点，“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sup>⑤</sup>。连微子启之类的殷贵族都预感到殷王朝末日的来临，劝纣王睁眼看看奴隶的冲天怒气，收敛一下自己的凶暴和贪残。但纣王以“我生不有命在天”为根据，我行我素，作恶如故。这表明，殷王直到走上断头台的前夕，还保持着对上帝的笃信，把上帝看成自己权力和地位的守护神。在他看来，上帝既然昔日把统治人间的权力交给了殷朝贵族，今天自然也会保

---

① 《礼记·表記》。

② 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一，五〇，一。

③ 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一，一一，一三。

④ 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一六，一七。

⑤ 《尚书·微子》。

佑自己渡过任何难关，使殷人的统治亿万斯年地持续下去。

周公直接从殷人那里继承了对至上神的崇拜。对这个至上神，殷人一直称帝，周人则更多地称天。在周公眼里，天依然是有意志、有感情、君临人间、明察秋毫、赏善罚恶的人格神。自然界的风晴阴雨、电闪雷鸣，地上王朝的兴衰更迭，个人的生死祸福，都被天主宰着。周公并没有对天的神力发生怀疑。不论对殷顽民、方国首领，还是对周贵族，他都大讲天的威力，称颂祖宗的神灵，献上虔诚的赞歌。在武王率兵渡河攻殷时，“祥瑞”屡现，周公欣喜若狂地大叫：“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sup>①</sup> 武王有病时，他偷偷地跑到祖宗的灵前哀告，愿以身代武王死。并说自己“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sup>②</sup>。其后，在大量的文诰中，周公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向殷遗民、周贵族和方国的首领说明，夏殷两朝的灭亡是由于“天命不易”，周王朝的兴起更是“受天明命”，一切都是出于那个上天的无情安排：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sup>③</sup>

“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周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教于帝。”<sup>④</sup>

“于天降威用，宁王遣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

---

① 《尚书·泰誓》。

② 《尚书·金縢》。

③ 《尚书·多方》。

④ 《尚书·多士》。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sup>①</sup>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sup>②</sup>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sup>③</sup>

“惟天降命肇我民。”<sup>④</sup>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sup>⑤</sup>

以上这些材料，足可证明周公是一个真诚的天命论者，他对天的威灵是笃信不移的。他并不像有些同志论断的那样，在殷人面前是天命论，在周人面前就怀疑天命的存在。事实上，在周公的时代，上天的威灵正禁锢着几乎所有人的头脑，无神论产生的条件还不具备。与周公同时的前后左右的人物中，找不出一个无神论者。周公作为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也无法摆脱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sup>⑥</sup>我们没有必要把他拔高为一个无神论者，也不必去责备他没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周公的天命论与殷人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他把殷人上帝与宗祖神合一的一元神论改造成上天与宗祖分开的二元神论；第二，他用“以德配天”说首创天人感应论。尽管这些区别还没有突破宗教神学体系，但与殷人的天命论相比却是一个

---

① 《尚书·大诰》。

② 《尚书·康诰》。

③ 《尚书·召诰》。

④ 《尚书·酒诰》。

⑤ 《尚书·梓材》。

⑥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导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页。

不小的进步。

决定周公对殷人天命思想损益和改造的，是殷周之际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变革。自诩上帝之子的殷纣王的被推翻，实际上宣告了上帝宗祖一元神论的破产。周人如果继续承认殷人的一元神论，就无法解释上帝何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走向灭亡而不一援手，而周人的代殷也就失去了神圣的根据。为了弥合这个矛盾，殷人的上帝和宗祖一元神走到周人这里便一分为二：每个家庭的宗祖神虽然能够偏私自己的子孙，但权力更大的天帝却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将地上的统治权自由地转移。而上天究竟把地上的统治权交给谁，关键在于谁的“德行”是否“配天”。“思文后稷，克配彼天。”<sup>①</sup>由此导出了周礼与殷礼的不同。在殷人那里，敬神之礼和祭祖之礼还是混在一起的，到周公时期，郊祀上帝的郊社之礼与祭祀祖先的宗庙之礼便截然分开了：“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sup>②</sup>“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sup>③</sup>应该看到，与殷人的上帝宗祖一元神论相比，周公的上天宗祖二元神论在事实上疏远了人间和上帝的关系。周公把上天打扮成一个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公正”之神，“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个当权的统治者使上天满意的唯一办法，不在于祭祀的准时和祭礼的隆重，而在于能够“敬德保民”、“明赏慎罚”，把地上的统治搞得有条不紊：贵族统治者内部融洽和睦，被奴役的小民也安于奴隶地位而不予反抗。周公的上天宗祖的二元神论虽然还不是无神论，但他引导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人事方面来，把事神的虔诚与事人的兢兢业业结合起来。顺此前进，当政治紊乱、天灾流行、

---

① 《诗经·周颂·思文》。

② 《孝经·圣治》。

③ 《中庸》。

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时候，思想上的先进分子就会进而怀疑天的威灵，由此逐渐导出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代疑天派思想的泛滥。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就在这里潜滋暗长，并悄悄地扩大着自己的阵地。“民今方殆，视天梦梦。”<sup>①</sup>“何辜于天，我罪伊何。”<sup>②</sup>“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竟由人。”<sup>③</sup>“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sup>④</sup>这类思想，与周公思想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sup>⑤</sup>“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sup>⑥</sup>“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sup>⑦</sup>“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sup>⑧</sup>这些思想，应是周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公开倡导“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sup>⑨</sup>，孔子“不语怪、力、乱、神”<sup>⑩</sup>，他们虽然没有从正面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更多地强调注重人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sup>⑪</sup>他们的思想也明显地受着周公思想的影响。以上从周公到孔子的这些思想，虽然都还没有彻底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却在逐渐缩小天命鬼神的传统阵地，无疑是向无神论的逐步靠拢。恩格斯指出：“至于那

---

① 《诗经·小雅·正月》。

② 《诗经·小雅·小弁》。

③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④ 《尚书·书序》。

⑤ 《尚书·书序》。

⑥ 《尚书·书序》。

⑦ 《左传·桓公六年》。

⑧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⑨ 《左传·昭公十八年》。

⑩ 《论语·述而》。

⑪ 《论语·先进》。



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sup>①</sup> 周公的上天宗祖二元神论与殷人的上帝宗祖一元神论虽同属谬论，但由于周公的二元神论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上天与人间的关系，强调了人的主观努力，也就在荒谬的体系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内核。

周公用“以德配天”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论”。殷人虽然凡事问卜，以卜决疑，但仅此并不能构成“天人感应”。因为卜兆的吉凶与殷王的德行和作为没有直接关系。殷人祭祀上帝和宗祖虽然极其隆重，但这仅仅是一种义务，与上帝宗祖对他们的保佑和赐福没有直接关系。在殷人看来，上帝和宗祖对他们的钟爱完全是无条件的。因而在殷人那里，天人之间还不存在“感”和“应”的问题。在周公发明“以德配天”说之后，“天人感应”才算正式成立。他第一次把天的好恶与地上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一方面承认天是监临下民、赏善罚恶、公正无私的人格神，“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sup>②</sup>，“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天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临在兹”<sup>③</sup>。另一方面又认为天不是喜怒无常地随意降下幸福或灾祸。人间帝王敬德保民，天便降下福风惠雨，保佑他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间帝王背德虐民，天便降下水旱灾异，收回他的统治权力，更易新主。天的意志通过“祥瑞”或“谴告”下示人间，人间帝王亦可通过祭祀向上天申述已

---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485页。

② 《尚书·君奭》。

③ 《诗经·周颂·敬之》。